

人间世相

特约撰稿人 宋守业

人也就是怪，越是想让自己稳住却越是稳不住。这不，马上就要大年三十了，大军婶每天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家具擦得锃亮之余，就会不由自主地走到村西头的那棵大柳树下向远处眺望，树上的几只喜鹊也很配合，总是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直把大军婶叫得喜上眉梢。

大军婶刚过三十岁那年，大军叔就因为一场大病离开了人世。那时，他们的孩子小兵才四岁。村上的人都说大军婶人品好，为了和大军叔的那份感情，也为了不让小兵受委屈，她愣是一直没改嫁，“寡妇门前是非多”的那些事情，也从未在她身上发生过。

大军婶的生活到底有多难，外人只是略知一些表皮，一切的一切只有大军婶心里清楚，只是她从不埋怨、从不沮丧。看到大军婶的种种不易，公公婆婆也曾以新时代的名义劝她改嫁，可她从不改初心。在精心周到侍奉公婆，并给他们养老送终后，儿子小兵也长大成人。

小兵很懂事，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，初中一毕业他就背着行李要去南方打工。当时大军婶很生气，可耐不住儿子的软磨硬泡，只好妥协，在愧疚和担心中泪眼婆娑地把儿子送到村西头的那棵大柳树下，望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远方。

小兵进入南方的一家工厂后，凭着吃苦耐劳和好学肯钻研的劲头，很快就受到了企业老板的青睐，不久就得到了升职的机会和加薪的鼓励。尽管厂里工作很忙，但小兵每年春节都会请假回家与妈妈团圆，这让大军婶的内心很

生活闲情

特约撰稿人 李季

每个村庄都有池塘，而且有的村子还不止一方，我们村东边和西边就各有一方。池塘是洗衣洗菜、男人洗澡、孩子戏水的地方，水面上常年游着一群麻点鸭，漂着几只水蜘蛛。每个村子都离不开一方绿水盈盈的池塘，不仅方便人们生活，还可以种菱角、种藕、养鱼，快过年的时候，大人们用大网拉鱼，每家分上一筐，欢度春节。

池塘是大家的，大人谁也不会去里面逮鱼，小孩子们钓鱼，或用丝网沾些白条解馋，是没人管的。

拉大网捕鱼这天是一年之中全村人最快乐的一天。腊月里一个晴好的日子，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辈招呼几个年轻人抬出大网，来到池塘边，把网解开摊好，全村的大人、孩子都高高兴兴地围拢过来，几条狗在人群中摇着尾巴，跑来跑去。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穿上连着雨鞋的半身下水胶裤，两人拉一边，从池塘这头往另一头拉。刚开始

红尘百味

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

童年，我是踩着脚尖望年，伸长了脖颈才盼到了年。小时候的年，似乎拉扯得很长很长。那些年月，时光很慢，冬天特别难熬，过了冬至仿佛就依稀有了年的影子。年常常伴雪而至，纷纷扬扬的一场大雪，把一家人裹在了一起，小孩子围着火炉有说不完的吉祥话，大人们绕着灶台有忙不完的活儿。腊月二十三就是年的小序幕，幕布一拉，年就顺理成章地舞动起来。

腊月二十四，按老家的风俗，家家都会泡上一盆黄豆，到了二十五倒在大磨盘上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压上一桌豆腐。过了二十七，喂了一年的鸡呀鸭呀猪呀的，该杀的杀该宰的宰；提前备好的细面粉，蒸馒头的蒸馒头，包饺子的包饺子；埋在土里一冬的萝卜，挂在墙头一冬的白菜，也都在菜筐里活蹦乱跳起来。“囉囉囉”的磨刀声、“嘤嘤嘤”的剁肉声、“咪咪咪”的煎炸声、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，混在一起，弹出一首欢悦、喜庆的新年曲。这家也热闹，那家也热闹，到处都是年的味道。

不只是自家热闹，年的这份欣喜与祝福，还会在亲戚间传递。就连雪，也特别依恋年似的，迟迟不肯融化，这可辛苦了走亲访友的人们。

我家住在村子的东头，门前临一条大路。每年初二早上一开门，就能看到雪地上几行深深浅浅、歪歪斜斜的脚

流金岁月

龚新杰

大人盼种田，小孩盼过年。童年时代，我们对过年的期待没有任何节日可比，这种期待，在进入腊月前就已经在心中潜滋暗长了。吃了腊八粥，年味便越来越浓，那颗骚动的心完全不能放在写作业上。好不容易盼到了学期结束，从学校领了通知书回来，考试成绩的好与坏很快就随年味儿融化了。

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的生日，我们这里有祭灶的风俗。传说古人为了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，要给灶王爷上供他最爱的糖。我们小孩子因此也能分享这种糖吃。这种糖名曰“灶糖”，实际上就是麦芽糖。刚吃时硬得咯牙，在嘴里越嚼越黏，换牙的时候很容易把牙粘下来。这倒不是痛苦的事情，只是别一不小心把牙咽到肚子里去。二十三还有干儿子给干爹拜年磕头的习俗，干儿子要给干爹送一只活公鸡。

过了二十三，家家户户便都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。首先是置办年货。那时家里都穷，但再穷也少不了要买几挂鞭炮；肉也割回来不少，大块儿小块儿的；有钱的人家还要买些各色的糖果、瓜子、花生。为此，今天去集市，明天上县城，乐此不疲。其次，要蒸馍，花卷、包子、馒头，一锅一锅地蒸。我那时多负责烧火，为了早点儿出去玩，便问母亲还得蒸几锅，是不是蒸了这锅便没了？这便犯了忌讳，免不得要受几句训斥。

除夕到了，上午没什么多余的事情，主要就是贴门面贴春联。下午三四点的时候，鞭炮声便此起彼伏地响起，一直响到深夜。饺子出锅后，我匆匆吃完便和小伙伴相约去赶鞭炮，把身上各个兜儿里都装得满满的。有时误捡

喜上眉梢

是宽慰。

不过，自打去年开始，大军婶似乎有了心事，望着儿子买回来的各种礼物，还有儿子递给自己的厚厚一叠钞票，她的眉头却舒展不起来，让小兵大为疑惑。难道是妈妈太孤单，想找老伴不成？按说老妈孤身一人二十几年的确不容易，找个老伴也是人之常情。所以，去年腊月二十八晚上，小兵就对大军婶说：“妈，你一个人太不容易了，要不你再找个老伴吧？我是个新时代的青年人，我想得通看得开，我支持你再成家的心。”

没想到小兵刚说完，大军婶就生气地说道：“你胡说啥呀？我一直就没再成家的心思。”

“那你为啥不高兴呢？”

“就是因为，我才不高兴的。”

“因为我？”小兵不解地说道：“我过去不该放弃学业外出打工惹你生气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虽说我没上大学，可我一直就没给娘说过你找对象的事儿，年龄大的技术能手呀，何况我很快就会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呢？”

“是呀，你很争气，这让我这个当妈的很满意，只是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呢？”

“只是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过了年你就二十六的人了。在咱村里，像你这个年龄的小伙儿，早就娶媳妇了，有的都当爹了。可你一直就没给娘说过你找对象的事儿，年龄大了不找对象不结婚，别人会笑话。娘是为你着急呀！要不，我托人给你张罗张罗婚事吧？”

“哦，原来妈是为我着急呀！要是为这事，请

您放心，儿子明年就给你带回来一个媳妇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我心里已经有目标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快给妈说说，是个啥样的姑娘？”

“那个姑娘是大学生，前两年到的我们厂里，很文气很优雅很漂亮，就在我们车间当质检员。听其他员工说，她很喜欢我，只是我觉得我的文化水平低，咱的家庭条件也不好，怕配不上她，所以我一直没敢向她挑明。”

“啊，是个大学生？你的文化水平，还有咱这样的家庭，就是有点配不上啊！要不，咱就在老家找个姑娘吧？”

“不，我觉得那个姑娘不像嫌贫爱富的人，再说了，别人都说她喜欢我，而我也很喜欢她，每次看到她，我心里很舒服，干起活来好像有用不完的劲呀。”

“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向她表白一下试试，若是人家姑娘不愿意，你也不要伤心，回头咱就在老家找一个对象算了。”

“好，回厂里后我瞅个机会试试，说不定她真的愿意呢！”果真，小兵回厂后，试着向那个姑娘表白，姑娘竟欣然接受了。这让大军婶母子俩有时高兴、激动了一阵子。

更让大军婶想不到的是，前不久小兵打回来电话说，今年春节，姑娘要和小兵要一起回村看望大军婶，并在村里过年呢！把大军婶高兴得几夜没合眼。待稍微平静了一下心情后，大军婶竟偷偷地笑着把自己埋怨了一番：“哈哈，老了老了，竟然存不住气了！”

恍惚间，她的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姑娘甜美的笑脸，这姑娘，好像在哪家电视剧里见过呢！

拉网捕鱼迎新年

网里没鱼，拉得比较轻松，网子拉到中间，就渐觉吃力，缓缓拉到塘埂边，男人们七手八脚上前帮着抬网，网还没离开水面，就有白生生的大鱼跃了出来。网抬出后，一网大大小小的鱼活蹦乱跳，被倒到了塘埂上。女人们把有身孕的母鱼和小鱼挑出来，作为种鱼，小心翼翼地放进盛着水的木桶里，放在一边，等拉鱼结束，再把它们放进池塘。孩子们纷纷把鱼往竹筐里拎，让几个大人过秤，记下重量。几只馋嘴猫“喵喵”叫着，衔住孩子们扔过来的小鱼，跑到一边大吃起来。还有一只小黄猫自不量力，咬着一条大鱼非要拖走，大鱼挣扎着，不时用尾巴拍打它，孩子们看着哈哈大笑，有给猫加油的，有盼着鱼挣脱开的。拉网的人把空网整理好，再从池塘这头往那头拉。这样拉四五回来，塘埂一周就堆满了鱼。

网上来的鱼，大多是鲢鱼和鲤鱼。鲢鱼因为头很大，被我们称为胖头鲢子，头刺下后适合炖鱼头汤，背部、腹

部肉很厚，片下来适合炸鱼丸子。鲤鱼多是红色的，看着非常喜庆，而且嘴上还有两条触须，小孩子喜欢拉着玩。红鲤鱼一般长得小一些，适合整条下锅，糖醋或清蒸。拉鱼的时候还会拉上来很多冬眠的癞蛤蟆，它们带着天生的慵懒，慢慢爬到向阳的地方，趁机晒晒太阳、透透气，等拉鱼结束再爬回水里。

拉鱼结束，网子被摊在一边晾晒，过两天干透后才会被收回，等待来年再用。负责过秤的人算出鱼的总重量，按村里人头平均，把鱼分下去。大人和孩子们提着竹篮、抬着竹筐，笑逐颜开往家走。女人们已经开始杀鱼、生火，孩子们把充满气体的鱼鳔踩得“啪啪”响，像是放起了迎接新年的鞭炮。

这一晚，整个村子都沉醉在鱼香里。过了一夜，池塘前一天搅浑的水，已经完全澄清，麻点鸭欢快地游在水面，鱼儿在水下悄悄地生长。

找到年味儿

印。这是勤快的人留下的，或是亲戚家路途较远，或是亲戚多一天得串上两家，或是去串多年未见的老姑、老姨或老舅，与他们说说一肚子的暖心话。大多数人家走亲戚是经九点左右出发，十点准还奔波在路上。路上的雪终是经不住你来我往的碾压，道路中间部分开始变薄，中午时分经冬阳一晒，便缴械投降。可融化过的雪并不甘心认输，太阳刚一转脸，它便邀来北风助威，唠长嗑的亲友们就得小心翼翼地踩着薄薄的水，一路“咔嚓咔嚓”地回家。

北风仿佛停不住似的，整整刮了一夜。第二天，路上便成了滑稽的摔跤场。串亲戚的人们小心翼翼三五结伴，左手提着一兜礼物右手牵拉着小孩，从滑溜溜的冰上蹭着走，只一个回头甚至打一个喷嚏，就有可能连人带物摔个不知南北。也有胆儿大的男人骑着加重自行车潇洒在冰路上，别看他一时得意的模样，前面稍有丝毫状况，一个刹车便是绝妙的滑稽表演。那时的路人特别单纯，相互认识、不认识的，只要见谁摔倒了，大家都慌忙去扶，然后一路说说笑笑地各去串各家的亲戚。

压岁钱也象征性地压个岁而已，一毛、两毛、五分或一元的都有。对大人来说，这是对晚辈的一份祝福，而对这群五六岁的毛孩子而言，足以拿在手里屁颠屁颠乐上好几天。

小时候过年，觉得时光都是慢的，那时做生意的店铺是要关门的，通常会会在过完年后选一个吉利的日子重新开

过年琐忆

了还在燃着的鞭炮，在手里炸那么一下，顿时手便麻木了。

大年初一的早晨，小孩子往往是被鞭炮声叫醒的。起床时，穿上母亲辛苦一冬做的新衣服、纳的新布鞋，觉得格外神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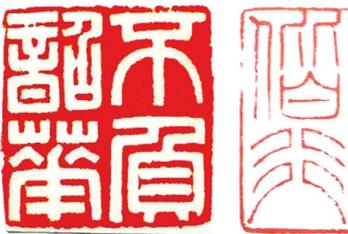
初二开始，之后的几天里便是走亲戚的时间。姥姥家是必去的。到了姥姥家，我便和表兄弟表姐妹们凑在一起走街串巷地疯玩，直到中午饭快做好的时候才回去。大人们便开始忙着给孩子发压岁钱，一般都是五角、一块，两块以上的便很少了。走一趟姥姥家，往往能得到十块左右的压岁钱。装在口袋里觉得自己很富有，仿佛自己就是大款似的。但这些钱在口袋里还没有捂热，便被母亲软硬兼施地给要了去，弄得我特别不服气。好在她还给我留一点儿。之后，再去别的亲戚家，比如姑姑、舅爷家，能意外地得到点儿压岁钱后，我便不敢让母亲知道了。这些钱，我悄悄地存在小金库里，以备“不时”之需。

开学没几天，元宵节便到了，吃元宵自然是少不了

张。现在过年，觉得充满了忙和快，超市里面挤满匆匆购物的人们，陈列着包好的饺子、蒸好的馒头、炸好的丸子豆腐鸡块鱼块……快与慢之间，是时代的变迁，是年味儿的变化。

年，又如约而至。让我们放慢脚步，动手自备年货；放下手机，抛去面子，给孩子备一份属于他们的惊喜，我想我们一定会找到年的味道——一份夹杂着喜悦、热闹、友善与厚重的味道。

不负韶华 与时俱进



篆刻作品 作者 郭秀河

雪的记忆

心灵漫笔

张永涛

儿时，每逢下雪，我的玩劲儿就上来了。那时，家里孩子多，父母无暇顾及，这就给了我们这些“野孩子”撒欢的空间。雪地里，乱跑一通，互相追逐着、厮打着，滚上几个雪球，打会儿雪仗，用手写上几个歪歪扭扭的字，用脚随意画上几笔喜欢的图案，再滑上几脚，张开嘴吃几口“棉花糖”，对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大声嚷嚷，喊出埋在心底的欢乐。有时捣怪，堆上几个令自己平常气不顺的“雪人”，给它戴上散了线的破草帽，做个猪八戒样子的鼻子，再用五指给它开个嘴巴，算是泄了泄平常的私愤。

年龄再大些，脑海里多了些书本的知识，我对雪的认识有了些变化。漫天飞雪呀，纷纷扬扬呀，雪花飞舞呀，还有冬天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等。大自然的变幻，令我似乎对雪有了更深的认识，但又好像比儿时少了些什么？那大概就是欢喜吧！

求学的路上，雪倒是给我平添了些许慰藉，获知的渴望就像雪一样纯净。还记得大学时的雪，南方下雪是很少见的的事情，我们这些北方孩子对此当然是见怪不怪。可南方的孩子就不一样了，雪令他们“发狂”，教室里、走廊上、宿舍里、校园里，到处是他们的尖叫声、呐喊声，有大张旗鼓宣扬爱情的，有发表感言的，有诗兴大发的，有乱喊一通的最有趣的就是几个“单身狗”围着操场，把薄薄的一层雪拢在一起，堆出一个梦中的“女神”，期待在某个时间、某个路口遇见。

如今的我，已身为父父，每次遇见雪，心里还是有一点骚动和喜悦的，只不过没有以前强烈了。倒是孩子，仿佛我小时候那般，对雪充满了新奇与期待。我便顺其自然，不强加管束，任他肆意玩耍、嬉戏，却招来父母、妻子的一通批判。但我始终认为，该有的童年色彩，少不了雪的参与。

雪夜情怀

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

下雪的日子，我窝在床上，翻翻书籍，抢抢红包，在一个人的世界里，享受着随心所欲的惬意。

那天小睡醒来，朋友圈已是图片满天飞，各种自拍的雪景，加上拍摄者的激动心情，让人应接不暇。

晚饭后，我穿上大衣，和孩子他爹出门办事。看到满天飞扬的雪花，我感觉很冷。好在路上行人不多，车也稀少，很是清冷，仿佛隔世的夜晚，有着虚空的幻觉。路灯冷峻地立着，上面蒙上了雪，路灯下的红灯笼也蒙上了雪，朦胧的红黄色灯光外，像披着一层白色的轻纱，透露出神秘的娇媚。

路过嵩山路沙河大桥，沙河两岸静默的树梢、草坪、游船，已是银装素裹。雪让夜变得神秘而温暖。河两岸的霓虹灯七彩斑斓，返照在水面，与白色的雪景相互辉映，把河面衬托得绚丽奢华。雪夜的沙澧小城，赶走了白天的喧哗，河里的鱼儿潜伏在温柔之乡埋头酣睡；游船深情地看着河水，河水平静地看着游船，透出一往情深的温柔。走在桥中央，我想起了郭沫若的“天上的街市”，也好奇“水里的街市”是什么样子。

二十分钟后，我们到了亲戚的小区外。走出车门，看到绿化带里的冬虫草，被雪严严实实地裹在怀里，犹如孕育中的婴儿，在温暖的母体里做着将来的梦，好似外面的一切阻挡不了它们母女的亲密。我想蹲下身把它们唤醒，让它们欣赏这美妙的雪夜。犹豫之间，想想还是算了罢！免得动了“胎气”。这时的万物都在为春天准备着礼物，有的是一片绿叶，有的是一朵鲜花，有的是参天大树，有的是田野里的庄稼。

在茶香缭绕的亲戚家畅聊了两个多小时后，我们起身告别。雪还在继续下着，就这么两个多小时，巧手的天公便给黑色的车身缝制了一件白色棉衣，好看但有些笨重。孩子他爹给车脱去棉衣，我们疾驰而去。

回来的路上更加清冷，但雪仍尽情地飞舞。城市接纳了雪的调皮，也接纳了风的肆虐。接纳就是爱的体现，有了爱，关系就变得融洽起来。两旁的高楼里，透出星星点点的灯火，我知道，那每盏灯火里，都藏着一个故事，每扇窗子里的主人，都在讲述着自己或快乐或忧愁的故事。路灯陪伴着飘舞的雪花，昏黄的光晕，让画面变得温暖祥和。任凭雪花使着性子，路灯依然守候着。回到家里，儿子已经安然熟睡。一会儿，孩子他爹的鼾声，也让窗外的雪花觉得好奇，不然，它们怎么会挤在窗玻璃上，晃动着机灵的小脑袋，向内窥探呢？

我坐在床上久久不愿睡去，倾听雪在夜里细软的话语，享受着雪夜的宁静，想象明天早上在粉妆玉砌的世界里，自己该充当着什么角色，是无忧无虑的童年？还是迟暮的守护者？思绪像脱缰的野马，在夜色里奔腾。

我突然怀念穿着红色大袄在雪中奔跑的岁月，那时的靛靛，在朦胧的夜色里，渲染着一抹柔和的心情；也突然想起小时候下雪的早晨，追寻小猫小狗留在雪地里留下的梅花脚印；想起母亲给孩子们缝制棉衣的无数个雪夜；想起北方滑雪人的冒险精神；想起柳宗元“独钓寒江雪”的孤独；想起圣诞老人雪橇上的礼物；想起儿子小时候，我总是扮演圣诞老人，在雪夜把礼物偷偷放在儿子枕下的滑稽，儿子惊喜的表情，就像雪一样的单纯。

我又想放声高歌《我爱你！塞北的雪》；我又想像唐宋年间的大文豪们那样，用胸中那豪情万丈，赋吟一首首或豪放或婉约或清丽的诗词。

突然，眼前幻化出一片火红色的梅苑，我似乎看见雪中那傲骨的虬枝，嗅到彻骨的梅香。梅园中，那间透明的小屋里，我与三五知音围坐在红炉旁，紫砂里煮着的红茶，烟雾缭绕，氤氲出雪夜浓浓的诗意。

雪夜里，我像受了惊的孩童，不敢入眠，好担心雪花会偷窥，会戏弄我，又害怕早上醒来，梦中的玻璃小屋已荡然无存……

冬季是寒冷的，但雪让冬天充满了浪漫，涂抹上希望的颜色。雪，在夜里润物细无声，孕育着梅花彻骨的清高，滋养出春的百花齐放，使大地变得富足与饱满。

